

宽街窄巷是凝固的长短句

□黄俊生



2006年初夏的一个午后,南通城里寺街和西南营,一个年过花甲的高个儿男子,漫步徜徉在老街古巷鹅卵石路上,他用惊艳的目光,打量着古老民居上斑驳的光影。他就是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,作家、画家、书法家兼及一身的文化名人冯骥才。

冯骥才下榻在濠河南岸的有斐大酒店。有斐大酒店的前身叫“有斐馆”,是张謇于1914年在模范马路上兴建的一所中式旅馆,黄炎培和美国哲学家杜威曾在此下榻。“有斐”的意思是有文采,取自《诗经》“有斐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。2003年,有斐馆被拆除,在上建了18层高的欧式高档酒店,仍以“有斐”命名。站在有斐大酒店顶楼套间,透过落地窗北望,冯骥才看到城中央连缀成片的白墙黑瓦民居,像发现了宝一样。他顾不上休息,把行李往床上一扔,独自去参观老街古巷。

下午是南通城市建设专家建言献策座谈会,冯骥才什么也没说,只说了自己观看寺街和西南营的感慨,他说,在一个城市里,明清民居这么集中,保存得这么完整,在全国极为少见,听说已经拆了不少这样的古民居,请南通手下留情。冯骥才的感慨,激



起曾经促成山西平遥、苏州周庄、云南丽江古城保护的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的同感,阮仪三教授呼吁,南通要以“城市更新”代替“城市改造”,以保护文化遗产和历史根脉的情怀,保护好寺街、西南营文化街区。

几年后,阮仪三教授主持编制了《南通寺街、西南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修建性详细规划》。一个曾经被动了念头要拆除的历史街区保住了,并且将恢复青春活力,向走进街巷后弄的人,讲述千年时光里曾经的凄风苦雨和功成名就、闲庭信步的历历往事。

放在以前,如果从南通城十字街钟楼向南出发,顺着南大街,穿过江山门,跨过长桥、望仙桥、新城桥、段家坝,一直走,不拐弯,直接可以走进狼山山门。这是南通城的一条中轴线,中轴线两边是茂密的房舍,清朝的,明朝的,甚至更久远的。现在,城里南大街东边的古民居已经拆除殆尽,只留下丁古角、摇鼓井、刁家井、东南营、马房角、藕花池、鹰扬巷这些地名让后人来想象它。所好,位于城西半月的寺街、西南营还保持着原样,就是说,千年古城,还留半壁,还留有许多回望。

历史和家乡一样,都是留给人们来回忆的,留给人们宣泄情绪,寄托情感。但寺街

和西南营不一样,它不要人来回望,它那千年的时光就在这里凝固,粉墙黛瓦虽已斑驳,雕梁画栋虽已褪色,历史在这里却从无断层;它不用人借它来抒发情感,那世间的繁华,人生的烟火,庙堂上的玉带冕服,深巷里的油盐酱醋,早让它心静如水,宠辱不惊。不过,它很愿意跟人倾谈,谈谈南通城的身世、老街的掌故、坊间的传说,说说花木扶疏民居庭院里的家长里短、家族的兴衰更替,其中有名人轶闻,也有百姓故事。

那长长短短、宽宽窄窄的古街老巷,就像凝固的长短句,从古到今,风云际会;那错落有致、苔痕阶绿的民居庭院,就是流动的风俗画,浓墨淡彩,赏心悦目。在此盘桓,不经意间,就会遇到唐服宋饰、明袍清装的老者,向你讲述久远的往事,你恍若穿越了,却又切切实实地感觉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:胡长龄状元公疾恶如仇斗和珅,随机应变巧对乾隆;范阮翼举荐东林党领袖顾宪成、高攀龙被“追夺诰命”“削籍为民”;柳敬亭说古道今眉飞色舞;蓟总督顾养廉“金戈铁马戍边关,空城一计退万敌”;湖南布政使王藻归憩老宅“陶情丝竹,宾从杂迁,终日无倦容”;蒋煜制浑天仪,观星测晷,了然心目;周懋琦撰《全台图说》,有图有真相地表明,钓

鱼岛是我国领土。

余西古镇,建于唐、兴于宋、盛于明清,古通州东南沿海第一个盐阜。

街虽小,故事多。今天,老街古巷的故事正在续写。

根据《南通寺街、西南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整治修建性详细规划》所示,历史文化街区规划面积为410亩,寺街占280亩,保护范围东起南通中学,西至环城西路、官地街、柳家巷,南到柳家巷、大巷,北达胡长龄故居北侧;西南营占130亩,从惠民坊东巷、三人巷、西南营,再到惠民坊,形成一个方形保护圈。

可喜的是,方案摒弃大拆大建,强调城市肌理不丢失,传统格局不改变,恢复街区典型完整的院落格局,以解决民生为前提,盘活老街区,优化人居空间,改善人居环境,平衡投入产出,合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,以求社会、经济、环境三重效益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 第十五章 钟灵毓秀:老街古巷光阴里的故事



AI绘图

钟鸣里的如皋春秋

□顾云峰

雉水微漾,晨光为青石板镀上金边,中山钟楼的钟声便从千年岁月中悠悠苏醒。这声跨越时空的回响,恰似时光轻拨的琴弦,每一次震颤都诉说着如皋的前世今生。它早已超越砖石的堆砌,化作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,成为镌刻在如皋血脉中的文化基因。

在如皋的时光长河里,中山钟楼是永不熄灭的航标灯。它以砖石为笺,钟声为墨,将千年岁月书写成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。当第一缕晨曦刺破云层,6点的钟声如晨露坠地,温柔叩响古城门扉,唤醒沉睡的街巷;正午12点,烈日高悬,钟声裹挟着市井的喧闹,在青石板路上跳跃;傍晚六点,夕阳为钟声披上金纱,归人踩着音符踏上归途;晚上九点,最后一声钟鸣化作温柔的夜曲,为古城盖上薄毯,一天的故事在余韵中悄然落幕。这每一次报时,都是历史与现实的深情对话。

北宋庆历年间,县治谯门拔地而起。黛瓦飞檐下,它如一位静默的智者,守望着四季更迭、王朝兴衰。那时的谯门不仅是时间的刻度,更是如皋的军事要塞与信息中枢。更夫踏着更鼓的节奏穿梭街巷,梆子声穿透薄雾,成为古城生活的节拍器。商贩们依着报时出摊收市,学子们伴着钟声晨读暮诵,守城士卒以钟声为号换岗巡逻。当倭寇战船逼近江岸,谯楼箭窗烽火骤燃,急促的梆子声瞬间化作冲锋号角,将士们义无反顾地以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敌的城墙。元末的战火虽然将谯门烧成废墟,但如皋人对它的牵挂,如同城河的流水,从未断绝。明洪武年间,它在废墟中浴火重生;嘉靖十年,又化身抗倭堡垒,在梆子声中与入侵者展开无数次无声较量,用坚实的脊梁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父亲的这些“技艺”什么时候学会的,又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,我没有探究过。这些事虽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,但他带给人们一份安定和心理慰藉这是可以肯定的。父亲一生都在为他人做好事,难怪逝世多年仍然有人记得他怀念他。

璧的砖木混凝土建筑,凝聚着如皋人对革命先驱的深切追思。16.22米的身姿挺拔矗立,79级木楼梯蜿蜒向上,连接着历史与未来。底层作为县府大门,官员的马车与百姓的脚步在此交织;四层的机械时钟以罗马数字丈量光阴,齿轮的转动声与时光一同流淌;五层的铜钟,由沈卓吾(同盟会会员,孙中山奉安委员会秘书,如皋籍)自上海辗转携回,钟面上的纹路,仿佛镌刻着对伟人的无限敬意。每逢整点,钟声便从楼顶倾泻而下,漫过护城河,掠过飞檐翘角,诉说着如皋人对理想与信仰的坚守。抗日战争时期,钟楼的钟声被赋予特殊使命——当警报与钟声交织,它是民众避难的信号;当胜利的消息传来,钟声又化作全城欢腾的序曲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山钟楼在岁月里不断蜕变。1956年,从上海重铸的铜钟,让报时声更加清亮,还肩负起火灾预警的重任;1981年的大修,为它披上黄色新装;上世纪80年代,石英钟替代机械钟,让时间的脚步变得更加精准。然而,1995年的旧城改造,却让这座承载无数记忆的钟楼轰然倒下。那一刻,古城陷入了死寂,空气仿佛凝固。老人们颤抖着双手抚摸着残存的砖石,浑浊的泪水晕开了岁月的痕迹;年轻人红着眼眶驻足凝视,儿时在钟楼下游玩的画面不断闪现;游人们在异乡听闻消息,望着故乡的方向,满心都是怅然若失。此后,重建的呼声此起彼伏。人大代表在会议上疾呼,政协委员四处奔走调研,海外游子们通过书信寄托思念,老照片在人们手中反复传阅,记忆中的钟声,成了萦绕在每个如皋人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2021年7月,重建的号角终于吹响。人们遍查史料,搜集遗构,汇聚新老匠人的智慧。翌年7月吉时动工,短短3个月,一场与历史的深情对话便结出硕果。新钟楼依南唐县衙旧址而立,严格遵

循旧制。钢筋混凝土立柱撑起现代的稳固,青砖黛瓦诉说往昔的故事。南北两侧的壁钟,宛如历史的眼睛,凝视着过去与未来。19.49米的高度,既是对新中国成立的致敬,也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。台基下的地窗,让人们得以窥见旧楼础基遗存;新发掘的唐宋古井、历代县衙甬道,被精心保护,成为凝固时光的展品。老青砖带着岁月包浆,匾额依照老照片拓印,复刻铜钟从选材到铸造精益求精。电子机芯藏于复古钟面之下,传统与现代在此完美交融。

如今,重生的中山钟楼静静矗立在古城之中。清晨,第一声钟鸣撕破薄雾,唤醒晨跑者的脚步;早餐摊的烟火;正午,钟声与市井喧闹共鸣,菜市场的吆喝、饭店里的欢谈,都成了钟声里跃动的音符;傍晚,余晖中的钟声为归人指引方向,下班的人群,放学的孩子,在钟声里汇成流动的画卷;入夜,最后一声钟鸣抚平夜色,整个城市在钟声的怀抱中安然入眠。

钟楼前,时常聚集着打卡拍照的市民与远道而来的游客,镜头里,古老的砖石与人们的笑颜相映成趣,定格下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魅力。中山钟楼早已超越砖石的躯壳,它曾见证金戈铁马的烈烈,守护过岁月静好的安宁;在废墟中涅槃重生,又以崭新姿态拥抱未来。那一声声悠扬的报时,不仅是时间的刻度,更是这座城市的心跳,是刻在如皋人基因里的文化密码。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如皋人,怀揣初心,传承文明,在时代的浪潮中续写这座城市更加辉煌的篇章。当晨曦再次染红天际,当暮色又一次笼罩古城,那熟悉的钟声,仍会在如皋的上空回荡,诉说着永恒的故事。



鲜血染红的故乡记忆

□陈汉忠

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史册上,不可或缺地记载着我的故乡——海门人民前赴后继,浴血奋战的业绩。还在孩提时代,就听老师讲过三和乡“兄弟村”的来历故事;余东49位无名烈士的不朽业绩;而最激动人心的还要数斜桥伏击战。这些被鲜血染红的悲壮往事,是革命战争历史镌刻在故乡大地上的光耀印记,是激情燃烧岁月留在故乡人民心中的铁血记忆。

知道“兄弟村”的来历吗?“兄弟村”是海门最西边的一个行政村,是海门人民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姜耀忠、姜耀辉兄弟而命名的。1937年,日寇的铁蹄蹂躏海门大地,26岁的姜耀忠目睹敌寇暴行,毅然投身抗日队伍。战斗中,他勇敢机智,很快升任为班长。1942年7月14日,姜耀忠所在部队受敌袭击驻防牛洪港的鬼子,激烈的战斗中,姜耀忠冲锋在前,不仅摧毁了敌据点,还击毙了十多个鬼子,自己壮烈牺牲。

姜耀忠的牺牲,激怒了他的弟弟姜耀辉。为了给哥哥报仇,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,1943年3月,他说服了妻子,告别了年迈的双亲和只有三岁的儿子,穿上哥哥的军装,汇入了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。1944年3月,在草棚庙的一次战斗中,姜耀辉和战友们与鬼子血拼,子弹打光了,就拼刺刀,刺刀弯曲了,就用石头砸,用牙齿咬。最后,鬼子溃退,战斗胜利了,但年仅34岁的姜耀辉却倒在了那面猎猎飘扬的军旗下。

1949年10月,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迎风飘扬时,三和乡“兄弟村”在故乡大地声名远扬。几乎同一时间,斜桥伏击战的先烈也让他们铭记在心。

斜桥是海界河南一座不为人知的小村,却因为1942年6月3日的一场伏击战而名闻海界河两岸。

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,侵占海门的日本增派大批兵力,从麒麟镇据点向东,相继攻占了悦来和三阳两座重镇,企图打通海启公路,分割我东南地区根据地。为粉碎敌人阴谋,6月3日,我东进新四军部队在斜桥设下埋伏,三阳镇据点70多个鬼子和130多个伪军,携轻重武器及一门平射炮,押解民工修补被我方破坏的公路。鬼子仗着有大炮撑腰,大摇大摆上路,见附近田野里有不少农民在干活,鬼子四散去抓捕农民当修路民工。见鬼子抓人,农民四散奔逃,鬼子伪军穷追不舍。可鬼子哪里知道,这些干活的农民正是新四军战士所扮,不知不觉中,敌人的优势兵力被拆得七零八落,相当一部分伪军掉进了我军设下的包围圈。“打!”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,新四军七团官兵轻重武器一齐开火,半个小时的激战,负隅顽抗的日军被全歼,指挥官新野被击毙。

从“兄弟村”到“斜桥战斗”,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故乡人民的心中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,在为民族解放事业付出牺牲的烈士中,还有许多甚至未能留下姓名。在余东镇,就有一座安葬着49位无名烈士的民英烈墓,每每想起他们,常常潸然泪下。

那是1940年12月30日,一支伪军队伍在余东被陶勇司令员所部击溃后逃窜,投靠日寇后领着鬼子卷土重来,企图偷袭正在余东休整的新四军部队。由于敌强我弱,为掩护大部队撤退,新四军一个加强排奉命阻击敌人。战斗打得异常激烈,新四军官兵个个毫无惧色,死守着前沿阵地。四个多小时的顽强阻击,鬼子的队伍未能前进一步。子弹打光后,他们把枪支扔进大河,与鬼子展开肉搏战,49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。尽管当地群众在安葬烈士时为他们插上了标有姓名的竹签,因岁月风雨的侵蚀,竹签腐烂。经过战事频仍的革命战争年代,烈士名册遗失,到全国解放时,49名烈士成了无名英雄。

回望先烈们渐行渐远的背影,我的心潮久久难以平静。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,为了新中国的诞生,先辈中的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,也没有任何遗物,甚至连白骨都难以找寻。他们向往幸福美好的明天,但并不因为自己看不到而遗憾。眼下散建于故乡大地上的烈士墓碑、烈士陵园,或以烈士名字命名的纪念地,这是故乡人民对牺牲英烈最朴素的纪念,也是漂泊异乡游子对故乡最深情的记忆。是的,他们并不声名显赫,甚至名不见经传,但他们创下的业绩却与山河同在,与日月同辉。今天当我肃立在他们曾经洒血的土地上,我无法想象他们当年以怎样的英姿,把年轻的生命定格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;我也无从回味他们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呐喊,是怎样的撼人心魄。但我深深知道,故乡大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,恰似先烈们对祖国强大的殷殷企盼。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,正是先烈们伟岸身影的深情召唤。



小暑

满花翻红
晒绿忙
彩花忙
花棉忙
周俭如绘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,欢迎来稿:
wyhappy781@163.com。